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汉译精品

思想人文

# 废弃的生命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著 谷蕾 胡欣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by Zygmunt Bauman

汉译精品·思想人文

# 废弃的生命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著 谷蕾 胡欣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废弃的生命/(英)鲍曼著;谷蕾、胡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

书名原文:Wasted Lives

ISBN 7-214-04379-3

I. 废... II. ①鲍...②谷...胡... III. 社会学—研究 IV. C9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8540号

Wasted Lives: Modernity & Its Outcasts

Copyright © 2004 by Zygmunt Bauma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6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4-028

书 名 废弃的生命

——现代性及其弃儿

著 者 [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 者 谷 蕾 胡 欣

责任编辑 朱晓莹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15千字

版 次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379-3/C·86

定 价 1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教授,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Holocaust*)、《立法者与阐释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后现代伦理学》(*Postmodern Ethics*)、《后现代性及其缺憾》(*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流动的现代人》(*Liquid Modernity*)、《被围困的社会》(*Society Under Siege*)等。

## 致 谢

正如过去那样,我首先要感谢约翰·汤普森,感谢他对这本书精准的批评和极有价值的建议。同时,我还要感谢安·博恩,感谢她以关爱和耐心找到并改正了作者的错误,同时帮助作者消除了书中倦怠与疏忽的痕迹。

## 导 言

现代性的故事(或者任何有关现代性的故事)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表述。这本书是其中之一。

在意大利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所描述的那些古怪但又令人觉得离奇地熟悉的城市当中,当谈到阿革劳拉(Aglaura)时,马可·波罗说,他很难超越“这座城市的居民一直以来重复着的东西”,即使他们的故事和他觉得自己所看到的大相径庭。“你想把事实讲出来,但之前关于阿革劳拉所说的一切禁锢了你的言语,强迫你去重复而不是表达。”这样,如同一些城市的壁垒是用石头建筑的一样,这些不断重复的故事也构成了城市的壁墙,而阿革劳拉的居民则安全地缩在其中。他们“居住在一座只以阿革劳拉之名成长的城市中,并没注意到那座真正生长于地面上的阿革劳拉”。实际上,他们怎么可能不这样呢?毕竟“他们谈论的城市拥有更多存在所必需的东西,而那座真正存在的城市所拥有的要比它少”。<sup>①</sup>

---

<sup>①</sup> Italo Calvino, *Le città invisibili*, (Einaudi, 1972), 本文引自 William Weaver 的英译本, *Invisible Cities*, (Vintage, 1997), pp. 67—8, 114—16.

如果问到卡尔维诺这部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城市——李奥尼亚(Leonia)的居民,他们会说,他们热衷于“享受新奇与不同的物品”。事实也确实如此,每天早上“他们穿全新的衣服,从最新款的冰箱中拿出从未打开过的罐头,收听最新型的收音机播放的最新广告”。但每天早上,“昨天的李奥尼亚所残留下来的物品也在等待着垃圾车”。而像马可·波罗这样的外来者,透过李奥尼亚城那用故事砌成的墙壁上的缝隙看出来,则会怀疑:是否李奥尼亚人真正热衷的不是新奇,而是“驱逐、抛弃和清扫自身反复出现的不洁的乐趣”。否则为什么街道清洁工会“被当作天使般受到欢迎”,即使他们的工作“被令人尊敬的沉寂所包围”。如此人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里“一旦物品被抛弃,就没人再去想它们”。就在李奥尼亚人狂热追求新奇时,“一座由无法毁灭的废弃物品所堆砌的堡垒”也围绕在了城市的周围,“从各个方向俯瞰着它,就如环绕的群山”。

也许你会问,李奥尼亚人没有看到这些垃圾山么?有时他们或许看见了,特别是在一阵怪风吹送到他们整洁干净的家里的是垃圾堆的臭气,而不是新鲜、迷人而又香气扑鼻的新奇品商店的味道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他们总是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他们焦虑地看着那些垃圾山,心中充满恐惧和战栗——他们惊恐于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他们憎恶这些山的丑恶,因为它们弄污了风景,不洁净,不体面,令人不悦甚至完全令人恶心;他们痛恨这些垃圾山,因为它们包含危机,那些与他们从前所知的一切危机都不相同的、却偏偏摆在眼前的危机;他们恨这些垃圾山,也因为它们存蓄着危险,那些人们明明能看到,却怎么也猜不到的危险。他们不喜欢眼前的所见,更不愿再看它一眼。他们狂热地痛恨这些昨天新奇物品的存留,正如他们狂热地欢喜新衣服和最新的玩具。他们希望这些山离他们远远地,希望这些山消失,希望它们被

炸毁、压碎、磨碎甚至分解。他们也抱怨清洁工懒散，抱怨工头太好心和老板盲目满足。

比之垃圾本身，李奥尼亚人更憎恶这些垃圾的不可腐蚀性。当听到这些他们一直希望消失的垃圾山自身不易降解、腐蚀和分解，同时还受各种溶剂的溶解时，他们变得惊慌失措。心存侥幸的他们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简单的事实——这些面目可憎的垃圾堆只有首先在不被创造出来(被他们，李奥尼亚人!)的情况下才能不存在。他们也会拒绝承认(根据马可·波罗所述，当然他的话李奥尼亚人是听不见的)“城市每天更新，它以物自己唯一确定的方式保存了自身的全部：昨日的垃圾堆积在前天的垃圾上，也堆积在过去的年年月月的垃圾上”，李奥尼亚人不会去听马可·波罗的话，因为马可·波罗要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他们现在愿意听一听，那就是)：他们所做的不是保留了自己宣称的所热爱和渴望的，而只是使垃圾不朽。只有那些没用的、讨人嫌又有毒可怕的东西才能历时而不变。

我们可以这么说，李奥尼亚人像阿革劳拉人一样，每天生活在“一座只以李奥尼亚之名成长的城市中”，幸运地意识不到另一个在地面上生长的李奥尼亚。至少，他们转移了视线，或者干脆闭上眼睛，尽量不看到那个生长中的城市。与阿革劳拉同样，他们所说的城市“拥有很多他们的存在所需要的东西”。最为重要的是，这座城市承载着那些狂热追求新奇的故事，他们每天重复这些故事，这样，对于新奇的激情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被唤醒、被填充，而这些关于激情和狂热的故事将一直被讲述、倾听并且深信不疑。

这使得像马可·波罗这样的陌生人产生了疑问：李奥尼亚人大量生产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些因为从没人试过而显得诱人、神秘的新鲜玩意儿，还是那些不断增高的垃圾山？例如他们对时髦的追求该如何



解释？到底这种时髦是怎么回事——是用更美好的来替代不那么可爱的，还是剥离了新奇物最初的光辉和诱惑后，再当作垃圾抛弃它们时的快感？物品被抛弃是因为它们丑陋，还是因为他们被别上了垃圾的标记而成为丑陋的？

的确是棘手的问题。要回答它们更是难上加难。关于那些被不断讲述、重复、聆听、消化和吸收的故事的回忆，形成了诸多壁障，而这些故事回荡于其中，答案就源自于此。

如果对李奥尼亚人问这个问题，他们会回答，必须生产更多更新的物品来替代那些不再诱人、不再有用抑或失去使用价值的物品。但如果你问马可·波罗——一个旅行者、好怀疑的陌生人、完全超脱的局外人和迷惑的初到者，他会回答，在李奥尼亚，物品被称作无用并很快被抛弃，是因为其他一些吸引人的新改良玩意儿在呼唤，而旧的物品必须被抛弃，以让位于新的东西。他会说，在李奥尼亚，正是今天的新奇物品使得昨天的显得陈旧，从而注定了要被扔进垃圾堆。两种回答方式听起来都很对，因为它们都表达了李奥尼亚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最后还是取决于一种故事是否会被一成不变地重复下去，或者与之相反，众多思想在脱离故事框架之外的空间中回响……

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回想起他和福特公司总裁在其底特律的家中共同进餐的场景。主人夸耀越来越多崭新的福特轿车驶离生产线。客人向主人询问，“一旦这些轿车的使用寿命到了，他又将如何把它们从世界上清理掉呢？”“他回答说，这不是问题。任何被制造出来的东西都能不留痕迹地消失掉，这只是技术问题。同时，他嘲笑了那种绝对空旷、干净的世界的想法。”

餐后，克里玛前去观看这个“技术问题”是如何解决的。那些用过的汽车，以及那些据称是已经报废并因此被舍弃的汽车，被巨型压榨

机挤压成整齐的金属盒状物。“但这些金属盒状物并没从地球上消失……人们可能熔化了这些被压扁的金属来为新汽车制造新钢铁,这样,废品被转化成为新的废品,只是在数量上又稍多了一些。”

听过这个故事,又看到了这故事所报道内容的真实情况。克里玛陷入沉思:“不,这不只是技术问题。因为那些死去物品的灵魂从大地和水面升起,它们的呼吸预示着灾难。”<sup>①</sup>

本书将致力于这个“绝非仅关乎技术的问题”,并将试图解释它除技术内容之外,所包含的其他意义,以及为什么它首先构成一个问题。

我们的星球已经满载。

让我再表述得清楚一些,这句话与自然地理或者甚至人文地理无关。就物理空间和人类居住空间的蔓延而言,我们的行星确实已经满载。但与之相反,人口稀疏地区的面积,或者被认为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以及不能支持人类生命的无人区的面积,却在增加而不是缩小。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手段(当然代价也与日俱增),使人们可以在一些原本被认为不适于人居住的地方存活,然而它也同样侵蚀了一些居住地曾经拥有的容纳和供给人类居住的能力。同时,经济发展使得一些曾经何时有效的谋生手段再无用处,也因此令荒弃的土地面积增加。

“我们的星球已经满载”,这是就社会学和政治学而言。这句话指的不是地球的状况,而是指地球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显示,“无人之地”,即那些可被定义为或视为既没有人类定居也没有主权政府,并因此可以(甚至是渴望!)被殖民或者定居的地域,已经消失。这样的地域现时已在很大程度上缺席,而也正是它们在现代史的很长时间以

---

<sup>①</sup> Ivan Klima, *Láska a Smeti*, 本文引自 Ewald Osers 的英译本, *Love and Garbage*, (Vintage, 2002), pp. 15—16.

来,随着人类废弃物的增加,在全球那些被“现代化”进程影响的地方,扮演着垃圾场的重要角色。

“人类废品”(human waste),或者用更准确的说法——废弃的人口(wasted human) (“多余的”和“过剩的”,指那些不能或者人们不希望他们被承认抑或被允许留下来的人口)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构建(*order-building*) (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适合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和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 (这种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倚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必然的副作用。

然而,在现代史的大部分时候,地球上的大片土地(在那些已经现代化,同时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现代化的地区看来,“落后”、“欠发达”的地区)完全地或者部分地没有受到现代化诸多压力的影响,也因此逃脱了“人口过剩”的副作用。面对那些现代化的小环境,这样的(“前现代”、“欠发达”)地区更有可能被视为或者当作能吸收“发达国家”多余人口的地方;抑或是当作接纳“过剩人口”的自然目的地,以及明显而且现成的丢弃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废弃人口的地点。这种对产生于“现代化的”和“正在进行现代化”地区的废弃人口的处理方式是殖民和帝国主义侵略最深层的含义(“发展”的极大悬殊,也可以委婉地称之为“文化滞后”,产生的力量差别催生了这种殖民和侵略,也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这种发展的悬殊又产生于人们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限制于这个星球的某块“特权”区域)。这种悬殊使得现代化的地区追求并找寻这种地区性“人口过剩”问题的全球化解方式。

只要现代性(即永久的、强制性的、强迫性的、成瘾性的现代化)还是一种特权,这种情况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一旦现代性变成全球人类

的普遍状况(它打算并且注定会),现代性的全球霸权终将自食恶果。当现代化进程的胜利号角吹响到地球最遥远的地方,人类整体的生产和消费全部以市场和货币为媒介,同时人类民生的货币化、商业化的进程渗透到全球每一个偏僻的角落和缝隙,那时,地区性问题的全球化解,或者说,地区性过剩的全球化宣泄将不再可能。反之亦然:所有的地区(特别是包括一些高度现代化的地区)都不得不承担现代性在全球的胜利的后果。它们现在不得不寻求(似乎是徒劳无功地)全球性问题的地区化解决。

简而言之,地球新的意义上的满载,从根本上讲,指的是人类废品处理业中产生的严重危机。当人类废品的产生有增无减且又攀新高时,地球面临的将是废弃物堆积点和废品循环工具的严重匮乏。

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一种“废弃人口”的新来源也在原先两个的基础上出现。全球化成为第三种,也是现今最高效也最难于控制的人类废品或者废弃人口的“生产线”。它的出现不仅使旧有的问题又添新注解,还使其更加重要和紧迫。

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其无论从生物上还是从社会文化意义上都曾经有效的生存手段,而正是现代化生活范式的全球传播引发了这样的一种剥夺。对于作为其后果的人口压力来说,我们曾熟悉的那些旧的殖民压力反过头来变成针对我们自身,因为再也没有现成可用的出路,无论是为废品“循环利用”还是安全“处理”。于是,不仅全球化的人口过剩响起了警报;在当今政治议事日程中还出现了“移民”和“庇护寻求者”问题的集中性,而模糊的“安全担忧”在新兴的全球战略和权力争斗逻辑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强大的、无法规制、政治上失控的过程。这一过程已经导致的结果是:曾经存在于主权现代国家的权力

容量的一大部分已经被转移到全球“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而在此空间中产生了新的“边疆地区”(frontier-land)。这些边疆地区保持脆弱而不稳定的平衡态势众所周知靠的是“相互确保脆弱”(mutually assured vulnerability)。于是出现了对于安全形势恶化的恐慌。这种恐慌夸大了已经存在的“安全担忧”,还同时将公众的担忧和人们个体焦虑的发泄口从社会问题的经济和社会根源转移到对于人身(肉体)安全的关注。也因此,蓬勃发展的“安全工业”不仅迅速成为废品生产的重要分支,也成为废品处理问题的关键因素。

这些就是当代生活的大略背景。在当今流动的现代消费主义个性化文化中,“(人类)废品和(人类)废品的处理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所有最重要的层面,而且将会制约人类的生活策略并影响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些活动。它们将使这些活动产生自己特有的废弃物:那些失败的、不合宜的、无效的或者不能持久的人际关系。在这些活动中产生的人际关系,从开始那一刻起就预示着被废弃的结局。

本书将主要讨论以上这些问题,以及从这些问题中衍生出来的其他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还只是一些初步的尝试。近来的发展已经将现代生活中隐藏着在许多方面揭示到人们面前,这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楚并了解当代世界的一些特定方面及其规律。我所主要(或许仅仅)关注的是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观点,这样人们可以从这种角度来观察现代生活的这些方面。这本书可以被视为一种邀请,邀请读者对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共同分享并居住的现代世界从另一种不同的视角来进行观察。

# 目 录

致 谢

导 言 1

第一章 起初是设计——秩序构建产生的废弃物 1

附录:关于讲故事 10

第二章 他们是否太多? —— 经济进步的废弃物 29

附录:论人类力量的本质 42

第三章 废弃物堆积地——全球化的废弃物 60

第四章 废弃物文化 98

附录:文化与永恒 102

## 第一章 起初是设计

——秩序构建产生的废弃物<sup>①</sup>

当然,从前某时我们五人互不相识……我们仍然互不相识,但是我们五人所觉得可能的以及能够被容忍的事,在第六个人那里却是不可能的和不能容忍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五个人,不想变成六个人……

长篇大论的解释几乎相当于接纳他进入我们的圈子,因此我们宁愿不解释,也不接纳他……

—— 弗兰兹·卡夫卡《集体》

根据荣特瑞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

在最近十二年,患抑郁症的年轻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几十万的年轻人发现他们被排除于教育和财富的增长之外……在1981年,生于1958年的人填写了一份关于他们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问卷,7%

---

<sup>①</sup> 弗兰兹·卡夫卡的引语,引自卡夫卡,《集体》,见 *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Franz Kafka*, Tania Stern 和 James Stern 译,(Penguin,1983)。

的人患非临床性抑郁症。在1996年的统计中,1970年出生的年轻人患非临床性抑郁症的占14%。研究表明,这一数字的增长与年轻一代更严重的失业状况不无关系。那些拥有学位的人在患抑郁症上减少了1/3的可能性<sup>①</sup>。

抑郁症是极为令人不快、苦恼,并使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一种精神状态。但正如无数的报告显示,对于在这个流动性的现代新社会所出生的新一代而言,抑郁并不是困扰他们的唯一病症——尽管抑郁症似乎并没有,至少没有像困扰他们这样,影响到他们的上一代。“更多的失业体验”尽管给人创伤、令人痛苦,却不是带给年轻一代压抑的唯一根源。

那些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的年轻人,被称为所谓“X一代”(Generation X)。这一代人接触到一些前几代人不会了解的症候;这并不是指更多的,或者更剧烈,更令人痛苦、压抑的毛病,而是指那些完全不同的新症候——也可以被称作“特别的流动现代性”的疾病与痛苦。即使心理医生和指定治疗者(自然倾向使然)仍想当然地给出他们记忆中最熟知的诊断,使用他们受训时最广泛使用的医疗方式,这些症候还是因为一些新原因(有的新原因完全替代了老的原因,有的是在旧有的原因上添加了新的因素)而给患者带来困扰和痛苦。

现下最常见的论断是失业问题,特别是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踏入市场的新人们。现在的市场更关心的是通过降低劳动成本和资产剥除来增加利润,而不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资产。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这些刚刚踏出校门的毕业生所面对的就业前景十分黯淡。应对

---

<sup>①</sup> 见 John Carvel, “Depression on the rise among young”, *Guardian*, 27 Nov. 2002.



这种问题,目前最广泛采用的解决方法是政府补助,这使得雇佣年轻人成为赚钱的买卖(只要补助存在)。同时,人们常常建议年轻人灵活一点,不要太挑剔;不要对工作岗位期望太高,一旦有了工作最好马上接受而不是问东问西;把工作视为一种机会,趁它还在就要尽情享受,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生企划”的序言篇章,或者当作自尊、自我认定和长期安全保证之类。

令人欣慰的是,“失业”这一概念包含了对于此症候的诊断和现存的最佳治疗办法,以及一系列为引导症候走向康复而进行的直接明显的治疗程序。在“失业”(unemployment)一词中,前缀“un-”意味着非寻常。“失业”一词是对于一种暂时的非正常状态的称谓,因此,这一症候从本质上来讲是暂时性的以及可治愈的。“失业”这一概念从语义学上来讲,承袭了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识,即总的来说,它都将它的成员划归生产者,同时,它不仅坚信全民就业是一种值得努力的和可成就的社会情境,还把它作为自身的终极目标。因此,社会也会把就业当作同时解决社会可接受的个体身份问题、稳固的社会位置问题、个人和整体的生存问题,社会秩序和系统性再生产问题的唯一关键。

正如齐格弗莱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所言,人类社会中充满了“应当”(Sollen)——指一些“本身希望成为现实”的概念,即这些概念“先天就带有实现自身的冲动”。这样的概念一旦“开始对社会产生影响”(尽管不尽成功,但它们积极地为之奋斗),就“具有了社会学上的重要意义”。<sup>①</sup> 现代史与以往人类历史不同的是,它将它的“应

---

<sup>①</sup> Siegfried Kracauer, “The group as bearer of ideas”, 见 *Das Ornament der Masse* (1963), 此处引自 Thomas Y Levin 的英文译本, *The Mass Ornament: Weimar Essay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43.